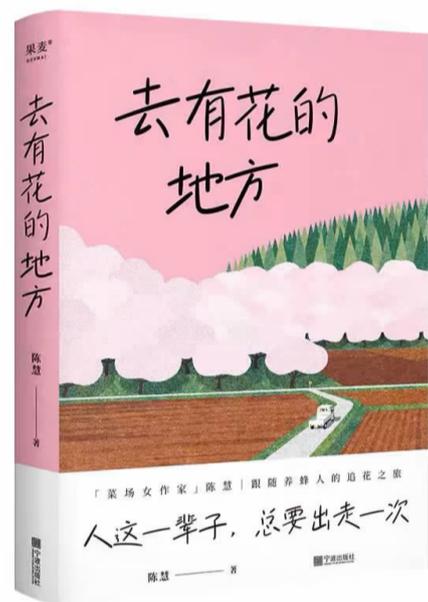


女性创作的多种可能： 在菜市场写诗，从历史中借火

一百多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为女性创作争取精神和物理的双重空间；一百年之后，女性创作者们相聚在一起，进行一场关于女性话题的“姐妹会客厅”。

近日，在“请听她说”2025年收官沙龙：“从独白到众声：女性创作的觉醒与重构”的活动现场，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创作者——陈慧、赵珊与蜡笔油一Rabbyui一起同台，从文学、学术以及网络文化等多维度视角分享与探讨了有关女性创作的觉醒与重构的话题。



她在菜市场写作

在浙江宁波余姚市梁弄镇的菜市场里，48岁的陈慧是清晨最早支起摊位的人之一。她的推车满载日用百货，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的声音，与市集的喧嚣融为一体。然而，当暮色降临，这位被街坊称为“三姐”的摊主，转身执笔写下人间百态，以文字构筑起另一个世界。

“生活不需要提炼，它长在你身上。”陈慧如此解释创作契机。菜市场的讨价还价、主妇们的闲谈碎语、异乡谋生的困顿与温情，化作她笔下鲜活的叙事。下午收摊后，她常在斑驳的记账本上记录见闻，这些带着油盐气息的文字逐渐累积成书。

从推车摊主到文字记录者，陈慧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凝视。她曾推着特制货架，跟随丰年农贸队伍从浙江慈溪跋涉至辽宁西部，也在文学采风时带着市集的烟火印记。在她看来，流动摊位与文学创作本质相通：“都是把零散的生活碎片，整理成能被他人感知的存在。”

陈慧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将小人物的卑微与高贵、无奈与坚韧展露无遗。评论家称她的文字像“生菜般爽脆活泛”，带着未经雕琢的生涩，却因真实而直击人心。

2024年6月，陈慧出版了第四本书《去有花的地方》，该书记录了她跟随一对蜂农夫妻外出游历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书中，陈慧写道：“既然一样的远方只存在于时空之外，穷尽一生也无法抵达，还不如收回目光，一头扎进这实实在在的、滋味绵长的集市里。”

她为历史上的女性正名

陈慧的市井文学以感性笔触捕捉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法庭上的妇女：晚清民国的婚姻与一夫一妻制》的译者赵珊则从历史纵深解构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

面对“理性与感性如何共融”的提问，她以史学者的清醒回应：“真正的女性关怀，既需要市井烟火里的生命痛感，也需要学术研究提供的制度性反思。”

“史学的本质是求真。”赵珊如此定义自己的翻译准则。面对本书作者、美国学者陈美凤聚焦“妾”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她选择以克制的姿态还原原著的学术脉络。书中探讨的纳妾制度演变、妾的法律权益演变等历史细节，皆被置于严谨的考据框架之下。从元代“男子年四十无子可纳妾”的礼法桎梏，到民国时期妾室借助新法争取权益的个案，她在译著中反复推敲术语的精确性，将那些被简化为“狐狸精”或“受难者”的刻板形象，还原为具体时代困境中的真实生命。

赵珊坦言，当档案中那些卑微却顽强的女性跃然纸上时，学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仍会产生微妙共振。书中引用的基层司法案例，记录着妾室们如何利用有限的法律缝隙抗争，这些被历史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命运，经她的译笔获得了某种当代性。“她们不是工具，而是在制度夹缝中努力活出尊严的人。”这种认知，让冰冷的法律条文有了人性的温度。

在虚拟时代锚定日常生活

“写作是和自己和解的方式，不是野心。”对谈中，陈慧如此定义写作的意义。2005年儿子出生后，摆摊、育儿、进货填满她的日常，唯一与文学的触点，是进货途中公交站旁报刊亭的《读者》杂志。2010年孩子入园后，孤独催生了QQ空间的数千篇日志，这些零散记录菜市场见闻、异乡漂泊的文字，成为她对抗苦闷的“自救药方”。没有投稿野心，不设文学门槛，五年间她以摊主身份写下百余万字，直到余姚作协编辑循着网帖线索找到菜场，发现推车与稿纸共存的生活奇观。

同样扎根于日常的还有在B站拥有43万粉丝的女性博主yui，她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构数字时代的女性创作版图。“博主是信息的二传手，但传球路线由算法决定。”yui如此定义自己的角色。她深耕日语女性文学推荐领域，通过拆解上野千鹤子、田中光等作家的文本，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几十分钟的影像“轻散文”。

“自媒体应该是女性自救的口述史档案馆。”yui如此总结自己的创作使命。她观察到大数据推送机制正将女性简化为扁平符号，这种粗暴分类忽视了个体生命的复杂性。

yui提到在自己后台每日收到的数百封私信中，既有大学生深夜倾诉“不想被骂恋爱脑”，也有年长女性为沉溺感情的姐妹求助。每位女性都是历史与现实的复合体。

“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和对男性的期待不需要分开，我们都是人。”陈慧直言，人首先要认清自己是谁，而非社会要我成为谁。

据澎湃新闻

《镜花缘》之书缘

□陈斌



茂林射箭”的页边洩着蓝墨水，那是我模仿百花仙子赋诗时不小心沾上的，倒也应景。最痴迷君子国市集那章，连续三周作文都在写“秤仁义”的商贾，直到语文老师笑着提醒：“该换典故了。”

全书终了那夜恰逢满月。合上书页时，银鱼虫在台灯下闪着细弱的银光。次月全校作文比赛，我套用书中才女考校的章回体结构，竟得了头奖。领奖时兜里还揣着誊写的百花仙子名录半页，字句早被汗浸得绵软。

书角渐渐起了毛边。寒假包饺子时溅上的面粉在“白民国”段落结成白斑，汽水打翻染黄的“轩辕国”页脚还粘着橘子味道。初二搬家那年，父亲把我的连环画卖给收废品的，我却把这本塞进钉着铜钉的樟木箱。他说箱里放了防蛀的樟脑丸，可每年梅雨季翻书，总能在夹页抖出细小的银鱼虫，在“歧舌国”的注释旁蛀出米粒大的孔洞。

去年整理旧书，发现第一百零五页夹着张褪色的购书小票。蓝印泥的日期已洩成云絮状的灰，单价栏的7.30元却依然鲜红。当年觉得厚重的书本，在如今堆满精装书的架子上显得单薄，那些被茶渍晕染的字句反而在岁月里沉淀出更深的光泽。

前年写文字遇阻时，无意翻到“小蓬莱”章节里自己用红笔画的波浪线。水痕漫漶的纸页上，十岁歪扭的批注依然可辨，“此处当有织霞的蚕娘”。书脊的线绳早已松散，某页忽然飘出片枯脆的银杏叶，让我回忆起当年的那一整个蝉鸣的夏天。

今夜校订新稿至亥时，那本旧书静静摊在案头。台灯光晕里，“李汝珍”三个铅字微微凸起，仿佛要挣脱纸面。楼下飘来的桂花香与樟脑味缠绕，恍惚又是那个攥着毛票站在玻璃柜前的黄昏。三十三年光阴掠过纸页，当年伏案疾书的古人可曾料到，某个世纪后的孩子会在他编织的奇谭里埋下故事的种子？

1992年，四月十五，我农历生日的第二日。城关镇新华书店的玻璃柜台第三层摆着三本青色封面的《镜花缘》。我数了一个月冰棍钱换来的毛票加上父亲给的一张五元纸币，在柜台前踮了三次脚尖，终于买下人生中第一本自己挑选的书。

那是个闷热的黄昏。二楼书店的电风扇咯吱转着，穿的确良衬衫的售货员正在织毛衣，竹针擦过毛线团的声音混着窗外的蝉鸣。我把七块三毛钱摊在玻璃台面上，3个一角硬币滚到边沿才停住。包书的蓝布浸着樟脑味，封面右下角凸印的宝船图案硌着掌心，归途经过糖炒栗子铺时，新书油墨味混着焦糖香钻进衣领。

母亲用晾衣夹帮我展平卷角的书页，台灯下能看到纸面上游动的淡灰纤维。那年秋雨绵长，我在缝纫机改成的书桌上读“林之洋被困女儿国”，雨珠顺着瓦楞屋檐往下淌，在搪瓷脸盆里敲出轻重不一的声响。书签是院里拾的银杏叶，叶柄卡在“泣红亭”章节时，窗外的桂花开了第二茬。

那些日子里，放学铃声刚响便往家奔，书包带着勒着《镜花缘》在脊背上发烫。我逐字啃着，遇到生僻字就用铅笔圈画，逐一查字典。唐敖出海遇见的精卫鸟在作文里化作“衔石填愿”的意象，林婉如泣红亭题诗的情节被我改写成“落花成笺寄幽思”的句子。某个深夜读到泣红亭白碑预言，院里的桂花忽然簌簌落在窗台，竟以为是从小蓬莱飘来的谶语。

书页间渐渐布满折痕。第十四回“美人遭难逢魔劫”被我折了三角，作文里写女同学遭人误解时引了这段，老师批注“用典精当”。第三十八回“步玉桥